

清明节特别策划

武夷山深处的千亩翠绿竹林中,1343根红飘带在四月的春风中静静飘扬。

三块青砖做墓门,没有姓名,没有番号,没有铭文。在这个偏僻的山岗上,80多年来,1343名红军烈士屹立成一方向永恒的方阵。

而这片土地曾经被英烈的鲜血染红。

福建省南平市张山头村,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近年来,这里共发现集中连片的无名红军烈士墓上千座,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无名烈士墓群。

和平勿忘先烈,幸福莫忘英雄。近代以来,中国牺牲的英烈约2000万名,仅有193万人留下了名字。更多为国捐躯的先锋,像张山头那三块青砖下的红军英魂一样,没有墓碑,没有名字。

清明时节,当我们一遍遍呼唤英雄的名字,不要忘记,还有更多无名英烈的血肉之躯化作无名的墓、无字的碑。

你的名字无人知晓,你的忠魂有人铭记。

长征,就是一条红军将士用鲜血铺就的征途。长征路上的烈士陵园布局大致相同:一座主碑,碑文寥寥数语,记载着悲壮的战斗。主碑上没有人名,陵园里也没有烈士名录,管理人员往往只能

告诉你,这里安葬着几十或几百名红军烈士,却没人能说出他们的姓名。

1934年,中央红军出发时总人数约为8.6万余人。血战湘江之后,锐减到3万余人。邓小平为“会师塔”题名,落款时却留下空白,“红军长征途中牺牲了那么多同志,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,我为什么要署名呢?”

没有留下名字的英烈何止红军。无名烈士墓,山河遍布。

“走得再远,走到再光辉的未来,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,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。”唯有不忘初心,铭记历史,方可告慰先烈英魂。

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馆广场,4名烈士塑像正前方的铜板上刻着一段铭文——“你的名字无人知晓,你的功勋永垂不朽。你们,在烈火中永生。”这座广场,是为纪念上世纪50年代隐蔽战线牺牲的英雄而建。

抗美援朝战争中,近2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异国他乡浴血奋战,至今还有很多英雄未能回归故里。

在大漠深处的马兰烈士陵园,也长眠着许多无名烈士。为了打造新中国的核盾牌,他们牺牲了。一顶军帽、一套军装就是他们在戈壁黄沙中留下的全部记忆……

他们,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群,一群为了国家、为了人民不畏生死、英勇奋战的

你的名字永远铭刻在神州大地上

■本报记者 李一叶

武警福建总队南平支队官兵接力守护无名红军烈士墓——

张山头:1343座无字的丰碑

■本报记者 李一叶 通讯员 龙涛 余正会 田栋

人。他们,有着共同的名字——无名英雄。作为个体,烈士们大多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传世的墓碑上。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群体,他们却把名字深深刻进祖国和人民的心中。

“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、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、人民和民族做出的牺牲和贡献。”

岁月侵蚀了他们的尸骨,时间模糊了他们的姓名,而历史却清晰地记载着这个群体的英名。

于是,无名烈士不再无名。山川大地见证,历史长河见证。无名英雄,你的名字永远铭刻在神州大地上。

记者手记

记者调查

“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震撼”

刚入4月,83岁的老奶奶张牵英倚靠在村头的黄土墙前,一遍又一遍朝山下那条路张望。

清明时节,闽北武夷山深处,竹林又吐新翠。往年这个时候,穿着绿军装的子弟兵,就会沿这条路爬上海拔800多米的张山头,仔细清除无名红军烈士墓碑中的杂草,为烈士们献上花篮。

张奶奶和村民们则会早早煮熟地瓜,盛在铁盆中,端到村口的青石路旁,迎接子弟兵的到来。

虽然早就听说因为疫情,今年清明部队很可能不上山了,可张奶奶还在等待着、牵挂着——她早已把这些子弟兵当成了家人,盼着孩子们能回家看看。

山下,武警福建总队南平支队执勤三大队大队长陈友云心里也有一份牵挂。自2016年起,三大队官兵开始守护张山头的1343座无名红军烈士墓,他们与附近的十余户村民结下深深的情谊。每年清明上山祭奠无名烈士已经成为大队的一项传统。

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今年的户外祭扫活动肯定不能举行了。清明节前,陈友云从家中匆匆赶回部队,隔离期刚刚解除,就召集执勤三大队的官兵围坐在一起,追思烈士崇高精神。

下士郭石毅有个特殊的小册子,上面记录的是张山头那1343座无名烈士墓的故事。身为班长的他,也担负着大队红色讲解员的任务。

2016年,离驻地20多公里外的深山里,发现大片无名红军墓地。执勤三大队官兵自发前来祭扫。

第一次去张山头那天,下着绵绵细雨。车在九曲十八弯的山道上不停拐弯,窗外就是山崖。沿着崎岖湿滑的山路行到深山尽头,还要下车再步行攀爬。

雨后,地上泥泞难行,全是泥巴。“难以想象,80多年前,年轻的红军将士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与敌人血战,究竟吃了多少苦。”郭石毅爬到山顶时在心里自问。

阴雨中,山顶竹林幽深寂静。1343座无名烈士墓,层层叠叠散落在近千亩竹林中。

“三块青砖,一根竹竿,一条红飘带,就标记了一处红军墓。”竹林之下的土地,长眠着红军烈士的英魂。没有墓碑,剖开的半截竹竿上用红漆标记上一个数字编号,就是墓地的标识。

漫山遍野的竹竿上,密密麻麻的红飘带随风摇摆,与翠绿的竹林浑然一体。“太壮观了,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震撼。”郭石毅说。

在闽北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山头上,竟深藏着一段如此传奇的英雄史诗。带着感动和敬仰,郭石毅和战友们在无名烈士墓不远处的一方“红军墓”石碑前,献上一束金黄色菊花。

风化的岩石上,隐约可见正中阴刻“红军墓”三字,右下角阴刻“三一年立”。这座立于1931年的石碑,直到2016年才被人们发现。

虽然“红军墓”石碑历经风雨侵蚀,字迹已模糊不清,它却清晰地告诉后人:不远处的墓碑群不远处的一方“红军墓”石碑前,献上一束金黄色菊花。

风化的岩石上,隐约可见正中阴刻“红军墓”三字,右下角阴刻“三一年立”。这座立于1931年的石碑,直到2016年才被人们发现。



图①:三块青砖,一根竹竿,一条红飘带,就标记了一处红军墓。李涛摄  
图②:武警南平支队官兵瞻仰张山头无名红军墓群,图为特战队员在纪念碑前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仪式。罗武摄  
图③:武警南平支队执勤三大队利用新兵下连时机,组织官兵祭扫张山头无名红军墓群。李涛摄

入闽作战时,曾在这里设立医院,方志敏到此看望慰问伤病员,还派特务营来保卫医院。

红丝飘动,山河无言。郭石毅望着张山头1343座烈士墓,心情格外凝重——这里曾发生过多次战斗,战事最激烈的时候,牺牲红军流淌的鲜血染红竹林。驻地群众担心反动派知道红军姓名后,会株连烈士家属,因此不敢标注姓名,只用三块青砖搭成简易墓穴,将遗体就近掩埋在后山。

多么惋惜!先烈们牺牲时那么年轻,很多甚至只有十六七岁。多么遗憾!他们为国壮烈牺牲,直到现在才发现。

1343座烈士墓中,只有当时红军医院院长王日华,留下了姓名,其余墓前只有后人写下的一个编号。因为没名字,他们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埋葬在这里。

年轻的武警官兵们小心翼翼将竹竿上的红飘带取下,洗去尘土,再重新系上。红飘带像先辈的鲜血一样流淌在他们手中,仿佛触摸到了先烈们的英魂,“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,但我知道他们为了谁。”

那次下山后,郭石毅便把张山头的无名英烈故事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中。后来,每次去瞻仰红军墓,他都会把自己的感想和体会记在上面。

郭石毅说:“传承革命精神,继承先辈传统,我们有责任将张山头的红色历史传递给更多人。”

“茫茫青山,爷爷的墓已无处可寻”

最近,武警南平支队援建的“红军文化长廊”有了新的进展,以张山头无名烈士墓群为主题的军事建设项目正式列入规划。

在即将陈列的历史资料中,一张照片格外引人注目——照片中一名身着白色上衣的精瘦汉子在“红军墓”石碑前掩面而泣。

他叫潘迪渊,江西余干人。作为张山头无名烈士墓群中目前唯一一个找到亲人的红军烈士后代,2019年清明时节,他来到这里,将一杯曾浸染爷爷鲜血的黄土,带到了江西老家。

如果没有听到潘迪渊亲口讲述这段曲折的寻亲之旅,记者和很多人一样,一定会觉得他是如此幸运——

1983年编印的《福建省崇安县革命烈士名录》,记录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有15位。潘迪渊的爷爷潘骥是这1343名无名烈士中,唯一被亲人找到的。

记者拨通了潘迪渊的电话。得知自己到张山头祭奠爷爷的照片将成为“红军文化长廊”的历史陈列资料,潘迪渊很激动:“如果父亲泉下有灵,得知我们的寻亲之路能以这种特殊的形式保存下来,一定会安息的。”

12年前,潘迪渊的父亲潘嘉福临终前对他千叮万嘱:“一定要找到你爷爷的遗骨,把爷爷接回家,让他落叶归根。”

“听家里人讲,我爷爷最后一次回家是1926年。此后几十年间一直杳无音讯。”潘迪渊推测,很可能是担心牵连家人,爷爷参加革命后改了名字。

事情终于在1998年有了进展。父子俩在方志敏的遗著《可爱的中国》里,读到这样的话:团长潘骥同志,在攻土屋时,被敌弹打破了嘴巴,抬回来待了三天就牺牲了。经多方验证,确认潘骥就是潘嘉福的父亲。

只有35岁。寻找“梭陀杨”,成为寻找爷爷的线索。揣着这个地名,潘嘉福去了江西境内的乐平、玉山县,福建的建阳和武夷山等地,却始终未果。

半世寻找,一生牵挂,漫漫寻亲路,潘嘉福走了几十年。落叶归根,是中国人的传统。父亲去世后,潘迪渊将继续寻找爷爷当作自己的使命。“后来,为了找这个‘梭陀杨’我把一切可能有用的手段都用上了,实地询问,上网求助,加入户外运动群,还参加了蓝天救援队……”

2018年,在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分享的文章中,潘迪渊终于发现了爷爷潘骥的名字和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“梭陀杨”。

在离张山头村不远处,有个村名叫沙渠洋。“梭陀杨”和“沙渠洋”其实是同一个地方,只是不同的方言叫法不同而已。潘迪渊的讲述,让记者的思绪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时代——

6月的一天,潘骥在激烈的战斗中负伤,被战友紧急送往附近的张山头红军医院……

得知潘迪渊两代人寻找先辈的故事后,武警南平支队官兵深受感动,大队长陈友云很快联系上了潘迪渊。

很快,在执勤三大队官兵的陪伴下,潘迪渊回到了战时生活过的地方。细碎的雨点敲打竹叶飒飒作响,微风轻拂,红飘带在翠竹间随风摆动。一刹那,青山无语,天地含悲。

潘迪渊被山头1343座红军无名烈士墓深深震撼了。面对烈士墓群,他深深鞠了一躬:“爷爷,我来寻您了。”

没有姓名,没有墓碑。“茫茫青山,爷爷的墓已无处可寻。这1343位英烈都是我的爷爷。”在潘迪渊心中,爷爷已和战友们化作青山,漫山遍野都是先辈的英魂。

疫情期间,手机成为信息传递的可靠工具。挂断电话后没几分钟,潘迪渊又打来电话叮嘱记者:“疫情过后,一定要亲自带你去武夷山张山头。现场那种震撼,光听我语言的表述是感受不到的。”

如愿找到爷爷后,潘迪渊就有了新的计划:和武警官兵一起帮助张山头其余1342位英烈寻找后代,“我的爷爷找到了,希望其他烈士后代也有可能找到他们的亲人。”

提起筹建中的“红军文化长廊”,武警南平支队政委赵勇说:“这么多革命先烈牺牲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,我们有责任、有义务追寻他们的故事,学习他们的精神,将红色传统发扬光大。”

“在和我们一样的年纪,他们选择了为国担当”

又到一年清明时,潘迪渊对爷爷的怀念格外强烈。虽然无法亲自前往张山头为爷爷扫墓,但他早早委托在武夷山的亲友代他慰问山上的村民。

“勇敢的小伙子们,勇敢的红军们,你是我的哥,我是你的妹……”这首《红军洗衣歌》从当年的红军洗衣队流传至今。当地村民保存着两张特殊的“名单”,上面记录着当年为红军医院伤病员洗衣服的妇女。不过,名单上只标注着:某某的奶奶,某某的外婆……

村民杨学文的奶奶就曾是红军洗衣队的一员,“听我奶奶说,当时担架队每天都会抬来很多伤员,他们边给红军洗衣边哭,鲜血把洗衣服的河流染成了红色。”

每当村民们聊起先辈和红军们的故事,眼角总会流下泪水。这种融入血液里的军民鱼水情,延续了一代又一代。在这片红土地上,保留着最闪光的传统

美德和依旧熠熠生辉的军民鱼水情谊。

“人懂得感恩。这些村民和他们的父辈曾经帮助照顾过爷爷和这一千多名英烈。现在,应该换我们去关心他们了。”潘迪渊告诉记者。

人民子弟兵更没有忘记这种在血与火中凝成的鱼水深情。赵勇对南平支队的官兵们说:“革命老区为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。先烈们的丰功伟绩,我们不能忘;先辈们的优良传统,我们不能丢;对需要帮助的人民群众,我们必须全力以赴。”

武警南平支队的官兵们把张山头的村民当作亲人,经常挨家挨户了解情况,定期看望生活有困难的老人。他们还专门拨出资金,用于张山头红军烈士墓道路和英烈纪念馆的修缮。

最近,支队的女军医刘晓丽正计划着,要打电话为老人们来一次“远程问诊”,把他们的健康档案再完善一下。毕竟,因为疫情影响,距离她上次去张山头巡诊已经快5个月了。

刘晓丽对老人们的身体状况一清二楚,哪个老爷爷爱喝酒,哪个老婆婆爱吃糖,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去年10月,她去张山头为老人们进行了体检。

战士丁楠陪刘军医上过好几次张山头,“乡亲们太热情了,每次得知我们要去,都会站在村口。”

“勇担使命守初心,情暖老区爱人民”。看着荣誉室里张山头村民为部队赠送的锦旗,战士杨维权回想起去年清明节到张山头参加祭奠活动时的场景——

“我们相信,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……”红军烈士墓前,青年学生代表领诵,前来扫墓的军地人员齐声朗诵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。

漫山遍野,同一个激昂的声音在寂静的密林深处回荡:“欢歌将代替了悲叹,笑脸将代替了哭脸……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,明媚的花园,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!”

今日之中国,就像方志敏1935年写下《可爱的中国》时所期望的那样,“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,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……”

牺牲在张山头的红军烈士们,许多都是不到20岁的年轻人。站在先辈们为之战斗并长眠的这片热土上,“00后”杨维乾在那一刻领悟到,为什么“在和我们一样的年纪,他们选择了为国担当。”

竹林青翠,年年新绿。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,与去年春天相比,少了武警官兵前来扫墓的张山头今年显得格外寂静。

牵挂张山头无名英烈的,除了潘家后代和武警官兵,还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。无名烈士的故事已成为一种注入内心的力量,提醒我们不忘初心,永远铭记先辈的奉献精神,永远传承先烈的红色精神,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站出来、顶上去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奋斗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,无数无名英雄为我们拼出了“可爱的中国”。由此,年轻战士姚昱峰联想到,在抗击疫情一线,有上万名“90后”“00后”白衣战士为人民生命和健康舍生忘死。虽然看不到护目镜和口罩下的一张张年轻脸庞,但人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。

“虽然不能像白衣战士们那样在抗疫战场上冲锋陷阵,但我愿意像他们那样,踏着英雄的足迹,把青春热血挥洒在最需要的地方。”姚昱峰说。

